

奇譚

趣譚

# 姻緣天定無巧不成婚

● 唐柱國

## 冥冥之中自有定數

冥冥中有無主宰？姻緣是否前定？這兩個命題已困擾從凡夫到哲人不知幾千百年。是之者言之鑿鑿，非之者嗤之以鼻。就跟雞生蛋、蛋生雞一樣，從來不會有過眾皆信服之定論。更有不少人昨非今是、昨是今非，在這黑白分明的兩派中搖擺不定。

今年正月初五，胡為真、林惠英兄嫂的一席春酒，五對出席夫婦各敘親身經歷的靈異。竟然使問題的答案呈一面倒的態勢。這十個人在現代知識方面，都不能歸位於「後排」，宗教信仰也各自不同，但都舉得出冥冥之中有定數的鐵證。

由於春酒兼具為胡家麒將軍出使中南半島三邦餞行性質，所以胡家麒、梁綸華伉儷坐首席。大家一陣起鬨，要他倆如實報告戀愛經過，以助酒興。家麒、綸華兩人分別為天主教與佛教信徒，共同的特點是一絲不苟

。他們能成連理，到現在自己都覺得巧、怪

。胡家麒出身孤兒，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艱辛，不足為外人道，他靠黎明前投報賺取學費及生活費，完成建國中學六年的學業，畢業時以數學天分極高的資質，捨文學校而進陸軍官校。民國五十年畢業時因名列前茅，而接受中央日報記者採訪，他才第一次向人說出自己不向環境低頭、力爭上游的心路歷程。這篇報導，刊登在中央日報一個並不特別醒目的位置。

這時的梁綸華，還是宜蘭女中高二的學生，在校中相當活躍，負責壁報出版。正在這天，訓導主任交代她，以好人好事為主題，出一專刊，還告訴她，已經與市內某機關聯繫好，她可直接去取基本資料。平素很聽老師話的梁綸華，這時卻有了個新想法：「好人好事」的記載多得很，根本不用到外面去拿，完全可以直接從報刊上尋找，自己重新編寫。她進到圖書館，順手拿起一份中央

日報，一翻開，第一眼便看到關於胡家麒的那篇專訪。

梁綸華看過文章後，產生的第一個感覺竟然不是「這正是編壁報最好的素材」，而是「這個人的經歷怎麼這樣苦？我真應該幫助他！」可是，這時她除了「這個人」名叫胡家麒，是陸軍官校本屆畢業生之外，他在那裡？現況如何？都完全不知道。胡家麒更是壓根兒不知道他的事蹟被一個高二女生選來上了壁報。

如果故事就此打住，那就全無精采可言，奇妙的是後面一段：

## 千里姻緣報紙牽成

數年之後，胡家麒的一個好友要結婚，想請雄姿英發的胡家麒為伴郎，胡家麒一口答應。可是到了預定的婚期，卻不見動靜，胡家麒去問那準新郎，是怎麼回事？對方告訴家麒：媽媽不同意他跟這個他苦追了三年多才到手的小姐結婚，而要他娶媽媽鍾意

的表妹。他現在正陷入兩難，不知如何是好，以是婚禮不能如期舉行。

過了一陣，這個朋友告訴家麒：問題解決了，原定的新娘決心成全未婚夫的孝道，主動提議解除婚約，他要與表妹結婚，伴郎仍請家麒充當。

直到這時，家麒跟毅然退讓的前準新娘仍未見過面，也不知她姓甚名誰，只是覺得這個女生真了不起，能把「孝」看得超越一切。待這位朋友的婚禮完成後，凡事一板一眼、從未戀愛過的家麒，問他那個朋友，他可不可以去找那個沒有成婚的準新娘？得到了正面的答覆及鼓勵，家麒才敲響了那個他所欽敬的女孩的大門。

那受了挫折卻並未將挫折當一回事的女孩，接見了家麒。相談之下，她驚異地發現：這個上門求見她的年輕軍人，竟然是她數年前妙手偶得的好人好事壁報主角，她想幫助而無從覓得其人的家麒。三個月後，她便答應了家麒的求婚，成了助成家麒一生堪稱輝煌的事業背後的那個偉大女性，等於是幫助了家麒一輩子。這個故事的所有人證俱在，你說奇也不奇！

家麒、綸華的故事，為我們的新春小聚掀起了第一個高潮。接下來，大家把矛頭一轉，指向了筆者跟寒妻洪冬桂。家麒鐵口指出，多年前便得知唐柱國、洪冬桂的婚姻也是異事連連，今天理當坦白交代，就算為大家添個「拼盤」。我既被逼到無可逃避的角

落，也就不得不講了兩段怪事。

### 相士論婚鐵口直斷

民國五十年盛夏，筆者應當時的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先生電召，從國外回台北參加「陽明山會談」。那時筆者猶是二十剛出頭的年紀，竟得與來自全球的各界重鎮共論國是，少年得志，當然意氣風發，結識的女友自不在少，可論婚嫁者也不乏其人。當時在救國團總部任專員的王克忠先生，奉命陪同我於會餘參訪各地。某天王先生提議去政治大學走走，我還特別約了跟我同住在招待所，後來任過台北市議員的林利鏞同行。到了政大，王先生找了當時的政治系四年級同學，日後以「大兵博士」知名的喬寶泰做嚮導。在政大校園轉了一陣，為時尚早，喬寶泰兄提議去爬指南山。

當年的指南山，遠不及今日多姿多采，山上只有一座素雅的指南宮，遊人也比現在少得多。四人上得山去，先在宮前大樹下休息。這時一個術士模樣的人朝我過來，問我有無興趣看相。筆者那時的年紀與心境，根本無須向人討教疑難，於是一口回絕。

那名術士並不氣惱，也對著我瞄了幾下，說：「先生你且聽我幾句話，它日如果應驗，你再上山來付相金。你現在正為婚姻無法定奪煩惱，其實你可以不必，現在跟你來往的無論大家闊秀、小戶碧玉，統統不會有結果，都是一飄而過的山嵐清風。你來日的

終身伴侶在西南方的島上，還沒成人哩！」

術士的這幾句話，我聽了非常不受用，因而一毛錢也沒給他，可能臉色還很不好看。當日下山，四人把術士的話當作笑話，勸我不必急著交友相親，耐心等那「西南方島上」的小女孩慢慢長大。

九年之後，跟我相戀三年的洪冬桂，在她的故鄉澎湖，完成了師大畢業生的一年實習，由她八十八高齡的祖母陪著，來台北與我成婚。婚前數日，老人家動了遊指南山的雅興，我們便攙扶著她拾級而上，登上了那台北近郊的名巒。走到當年那相士為我鐵口直斷姻緣的樹下，我才猛省起眼前這位要嫁給我的少女，當年不正是在「西南方的島上」的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女生嗎！我甚有意找到那術士送他一點相金以為酬，但已不知人蹤何處。

### 為夫解厄化險為夷

更妙的是，我跟洪冬桂結婚後十七年，她在台北市當選國大代表，李登輝主席指定她兼任革命實踐研究院通訊研究部主任，正是接的喬寶泰的缺。辦移交後，前、後任主任閒談，喬寶泰兄跟洪冬桂提的，正是民國五十年他親耳得聞的相士斷言。

民國七十三年，我在美國工作，洪冬桂帶著我家三個孩子住在台北。一家人分處兩地，懸念難免。這種情況最容易驅使人去求神問卜。有一天，有個朋友約同洪冬桂去算

命，她無可無不可地帶著我和她的生辰八字去了。那位算命師東推西算，說貴良人明年應有血光巨災，不能逃過大劫，一方面看他的造化，一方面靠你破解。術士建議冬桂從當月起去定期捐血，以妻代夫承受惡難。冬桂聽了之後，以寧可信其有的態度，隨即每月定時捐血一千CC。但這件事她沒有向我提過一字。

一年後的七十四年底，有個從未到過美國的朋友，由台北電我，日內要到舊金山，希望我留出一段時間，陪他到附近看看。這個朋友往日幫過我一些忙，他既正式提出要求，我自不便拒絕。那知他一下飛機，竟興沖沖地對我說，在飛機上聽鄰座講，離舊金山不遠有個塔浩湖，那旁邊的賭場好大，要我馬上帶他去開眼界，並以完全沒有商量的口吻，要求立即啓程，分秒不得耽擱。

朋友的口氣既是如此硬，我只得從命，驅車向塔浩湖進發。兩小時後，車到塔浩湖的山腳下，這時車上收音機播出：塔浩山上已在降大雪，當晚積雪將深逾五呎。我聽了心頭一驚，因為塔浩湖位於海拔六千多英尺的山上，由山下往行行的公路，都在山腰上盤旋，常常是一面依高山，一面臨深谷，在視線不良之下行車，稍有差池，就有墜入谷底萬劫不復的危險。而這時天色已晚，實在不宜往山上去。我再次細聽播音，確定訊息無誤，便轉頭跟坐在旁邊的朋友商量，想取消後段行程。

我那朋友聽不懂英語，也完全不曉得雪地夜間行車的危險，一聽我說要轉車回頭，大不以為然，並譏笑我留美留得「大了學問，小了膽子」。我生平的大毛病之一，是受不得激，一聽他這既酸又辣的話，氣便上來，也未多說，就按原計劃開車上山。

### 寧信其有心誠則靈

車行不久，漆黑的天上飄起很大的鵝毛雪，路上的車流行進愈來愈緩慢。我小心翼翼地駕著我那林肯牌轎車，這是美國出產的最好車種之一，平常保養得也不錯，我料想不會出什麼問題。車到半山，我前面的一輛車時快時慢，能見度又非常低，以致常有撞車的心理壓力。正在緊張時，突然發現前車已停了下來，而我車與它相距已只有數尺。我趕緊煞車，以免造成交通事故。

那時我全不懂得：在雪地駕沒有加防雪鍊的車，是不能煞車的。一煞，再好的車也會發生無法控制的亂竄效果。我雖是輕輕踩煞車，車頭卻突然向右邊急轉，完全不似平常般得心應手。更怪異的是用力煞也煞不住，車向路邊猛衝。

沿山路都設有厚鐵皮做的路障，隔很長一段才有一個缺口，那些缺口比一輛轎車也寬不了多少，平日裡若有心駕車穿過那個距離，也得相當高超的技術。可是，這一次我的車竟在失控之下，自動的從那裡穿過，直向山下墜去。

車一越出道路，我頓時感到此生休矣！但是，在車往下墜的那短暫的時間裡，我聽到有樹枝掃過車身的「刷！刷！」聲，然後車子「砰」的一聲垂直停住了，駕駛座前的各個儀表迅速變成可怕的紅色，這表示車已全廢。我胸部重重地撞到駕駛盤上，但我感到自己並沒有受重傷。爲了避免車可能發生爆炸，我趕緊拉起已在叫「唉喲」的朋友，設法擠出已不能完全打開的車門，摸黑向上爬，回到公路上。

公路警察很快來了，他們用探照燈照射，發現我的車卡在一百多呎深處一個兩棵大樹相夾的岔上。我再自己摸搜檢視全身，除了小腿迎面骨被煞車器挫割，破了一點皮之外，竟無其它傷痛，真是不可思議。原來那公路沿山而下，本有許多巨樹，這些樹被砍除後，從根上再發出許多人臂粗細的新枝，車往下墜時，這些新枝不能立時將車阻住，卻減緩了墜速，若沒有這個因素，車直墜而下，情況絕對嚴重得多，很可能爆炸起火，如此便一切都完了！我在此之前，從沒有穿大衣開過車，那次不知何故，穿了一件好友張景珩兄送我的很厚的翻領韓國製大衣，有了這個緩衝，因而在胸部重撞在駕駛盤上時，肋骨得以不斷。

事情發生之後，因朋友重傷，由美國警察陪我送往鄰近醫院。我在該地趕快打電話回台北向家中報平安，電話一接通，我尚不及細說，老妻居然先告訴我，平素我最鍾愛

的大女兒竟然有感應，覺得爸爸在美國一定出了什麼事。

直到我後來回國，向妻兒講述這次驚險絕倫的意外，老妻才向我透露了捐血化災的異事。事證歷歷，誰能謂冥冥之中無有主宰！

### 似曾相識一見鍾情

我家的這一段報告完畢，眾人又盯上了張法鶴、黃琮玖伉儷。張法鶴近十餘年擔任潘氏企業集團總裁，隱身辦公室，在社會上亮相、發言不多，早年可不是簡單人物，台灣尚在黑白電視階段，他便是家喻戶曉的電視節目主持人，風度翩翩，不知迷倒了多少名門淑女。他的高祖是清末名臣張之洞，父親是抗日時期的軍統局華北區長張家銓將軍。這樣的家庭背景，使得他在來台的北方籍人士中社會關係眾多。當張法鶴尚未在電視上露臉時，某天有一批昔日北方巨頭。到木柵張府飲宴，事畢合影留念。照片晒出後分

寄影中各人，寄往台中黃家的一張，收件人家中有個未成年的女兒，雖說也是大陸帶出來的，但在北平老家時尚未到參加社交的年齡，跟照片中的人不可能相識。可是這個在家中很得寵的女娃，在跟她爸爸一道看照片時，居然指著張法鶴說：「這個人我認識！」她爸爸說：「這個張哥哥家在台北，我又沒帶你去過，你怎麼會認識？一定是記錯了！」黃琮玖還是一口咬定：「我就是認識！」

「兩父女為此抬了一頓槓。這件稀罕事也就這樣成了懸案，也沒人再去追究。」

過了幾年，張法鶴在社會上已小有名氣，有來往的女生自不止三、五個。某天法鶴跟他叔父到台中玩，由他叔老太爺帶著去黃家坐了一下，已長得亭亭玉立的琮玖出來倒茶。一出了黃家大門，法鶴竟對他叔父說：「我將來的老婆應該是這一個！」他叔父笑他碗裡已有幾隻肥雞，心裡還惦著鍋裡一隻鳳凰，真是人心不足！法鶴說：「這次我的感覺跟以往任何一次不一樣。」他叔父吼他：「看上了就去追嘛！」

就這樣三下兩下，也說不上是誰追誰。張法鶴跟黃琮玖就成了親。在婚禮上雙方家長致辭，講的都是他們兩人「莫名其妙」，一個是明明沒有見過硬說認識；另一個是才看一眼就厚著臉皮說人家是他未來的老婆。笑罵儘管笑罵，卻肯定了這姻緣前定的異事。

### 謠言險拆美好姻緣

我們聽了張、黃的故事，當然是一陣讚嘆。接著就逼問第四對林享能、黃貴美。林享能在國際上縱橫捭闔多年，以擅長多種語文、技藝享譽於友朋間，最近更因代表我國與外邦談判而出足鋒頭，但在黃貴美跟前，卻是一隻乖寶寶。他們兩人是政大同屆同學，在學校時黃貴美鋒頭較健，曾被選為當年很重要的一本刊物「學生英文」雜誌的封面

人物，有這樣一個根底，追求的人自然跟新店溪中的石頭一樣多，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兒，父母的寶貝不在話下，黃媽媽更是將替女兒把好婚姻關視為無上要務。林享能跟黃貴美談得差不多的時候，黃太夫人就出馬「審查」。得到的結論是兩個字：「不行」！駁回的說明文字是：「生性風流」！

這個「結論」逼得平日對母親百依百順的黃貴美鬧起家庭革命，透過別的親人放話；除了這個林享能，就什麼人都不嫁！看老母拿我怎麼辦？於是問題便僵在那裡。

林享能畢竟是學外交的，他覺得任何問題都可以透過談判解決。他決定先弄清楚，黃太夫人加給他的罪名根據何在？一陣追查，發現黃媽媽之所以採取如此立場，竟是出於「情報錯誤」。

林享能是高雄美濃人，家境雖不是很好，但從小會讀書，大了長得又高又帥，他從中學起便隻身到外地上學，每到放假才回家鄉，這種「留學生」自然被人另眼相看。美濃民風非常保守，青年男女只要講幾句話被人看到，就會受到猜疑，有閒話出來。林享能到外地讀書，見了世面，回到鄉裡見到人無分男女，都一樣招呼，自己並不覺得出格，可是一般人已把他當作異類，「生性風流」的傳聞竟是這樣來的。

找出了問題的根本，是不是就雲淡風輕，一切迎刃而解呢？大不盡然。黃太夫人仍然堅持原來立場，只是改為消極抵制，要訂

婚的那天，黃媽媽仍未鬆口，被愛情沖昏了頭的黃貴美，已有將「家庭革命」升級的打算，這時林亨能帶著采禮，已在行進途中，跨進大門是一時半刻的事。正在這緊張關頭，黃太夫人突然宣布，她要出門洗頭髮！黃貴美正不知如何是好，幸而她的姑媽老到，悄悄在她耳邊說了一句：「傻瓜，你媽是表示同意了！你還急什麼！」事情果然就如此急轉彎。黃太夫人只是很技巧地避免了情緒性的尷尬，小小的給了女婿一個下馬威。林亨能夫婦成婚以來幸福美滿，足證林亨能「生性風流」純屬子虛烏有，以訛傳訛。

### 清淚促成佳偶聯姻

最後一對被「提堂」的是主人胡為真、林惠英。胡為真的先尊大人是大陸時代威名赫赫的「西北王」胡宗南上將，母親是我國

早年極為稀罕的美國名校政治學博士葉霞翟。胡府顯赫到這種程度，單純的林惠英在跟胡為真戀愛時竟不曉得。惠英明眸皓齒，在學生時代是著名的校花，站在任何地方都是眾所注目的對象，胡為真雖說也是一表人才，但自幼家教森嚴，以致少年老成，絕不能歸入「獵艷聖手」一類。他是怎樣追上林惠英的，他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就因為這樣，我們四對八人，對他倆逼問了許久，要他們務必講出幾段精采的給大家下酒，結果胡為真只說了四個字：「自自然然」，林惠英則說，除了她看上胡為真老實忠厚之外，促使他倆趕快成親的，竟是胡太夫人葉霞翟博士的一哭。在林惠英眼裡，胡太夫人是任何事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女強人，一肚子學問，對任何問題她沒有承受、解決不了的。林惠英研究所畢業後，有一天跟胡為真一道去

看當時任台北師範專科學校校長的胡媽媽。還沒有說幾句話，胡媽媽竟然掉下眼淚來。這一對戀人慌了手腳，一慣孝順的胡為真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事，惹得母親如此難過。正在緊張時，胡媽媽冒出這樣一段話：「你們書也讀完了，人也長大了，為什麼還不結婚呢！」這時為真、惠英才如釋重負，知道老母流的是喜淚。但是林惠英還是感到壓力很大，頓時宣告「投降」，向著未來的婆婆說：「結婚！結婚！我們這就去結婚！」他們倆的婚就是這樣結的。婚後飽學的惠英心甘情願做了外交官太太，跟著為真調來調去，最近幾年才在台北安定下來。

五對夫婦說出的五段異事，無論如何是編造不出來的，而且都是男、女相互印證，連「走樣」都不至於。冥冥中有無主宰？恐怕已無辯論的必要了。

# 聖文 少年 行 全一冊

曹志源 教授 著

定價新台幣一八〇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曾獲台北市政府聘請學者作家評審推荐為激勵上進啓發愛國情操有益身心的良好讀物。作者以優美文藝筆調，對多年來社會動亂，國家災難，戰時年幼從軍，軍中生活趣事，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要目有：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附錄：金沙坡之憶、祖國的召喚、世界粗話大觀、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老少各界咸宜。三十二開本，二百五十頁，十餘萬言，現已出版歡迎購閱，定價新台幣一八〇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

唐柱國：「奇譚·趣譚」插圖（文見四十三頁）



①作者唐柱國（左）偕夫人洪冬桂（中）訪問印度時與僑領葉幹中（右）合影。  
 ②唐柱國（右）與夫人洪冬桂（左）合影。



### 唐柱國「奇譚·趣譚」插圖（文見 43 頁）

①右起：胡家麒、張法鶴、省政風處長王廣生、胡為真合影。

②僑委會洪冬桂副委員長（右四）深入緬甸窮鄉訪視華文學校時留影。





①



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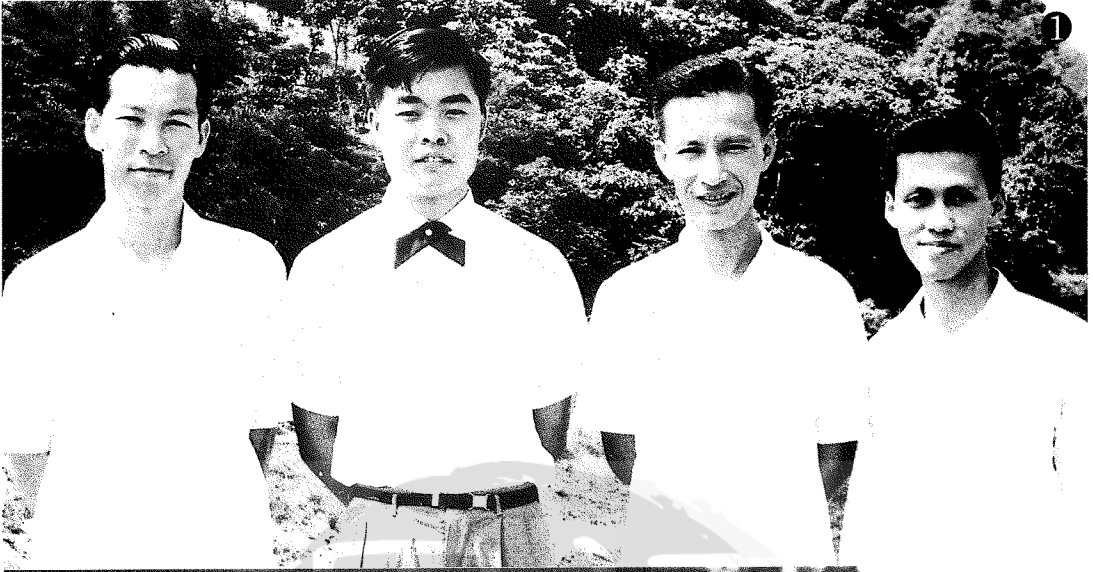
①張法鶴（左二）早年率胡茵夢（右）謝玲玲（右二）等影星參加國際影展。  
 ②張法鶴（左）與夫人黃琮玫（右）合影。





①張法鶴（右二）早年與童月娟（右三）及美國著名影星梅遜夫婦（中、左二）合影。  
②張法鶴（左二）與淞滬抗戰時冒死獻旗的女童軍楊惠敏（右二）及影劇界的童月娟（左一）、徐楓（左三）、林青霞（右三）合影。





① 作者唐柱國（左二）早年與王克忠（右二）喬寶泰（左一）在指南宮合影。  
② 胡家麒（中）偕夫人（左）與女兒合影。